

莎翁傳略

莎翁，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誰都知道是英國最偉大的戲劇家，也是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這樣著名的作家，原不須我在此地介紹的，祇因有些讀者，還不很知道他的人，爲便利起見，在這裏我約略地把關於他的話說一說，當然是很簡短的。

關於他的生平，知道清楚的人很少，甚至有許多人以爲沒有這樣一個人的，他的許多作品是別人做的，只不過用他這個假名來發表而已。但這樣的話，我們可暫不置信，因爲我們當他真的有這樣一個人比較可靠，比較對些。他的生平，人們知道得雖少，可是寫他的傳記的人卻很多，爲的是見智見仁，各人寫各人心中的莎翁，較爲便利。現在且讓我們將從各種記載中得來的材料，而組成一個很簡略的莎翁傳略吧。

我們這位大詩人，大戲劇家在一五六四年四月生於英國斯德拉福地方的華盛舍村上。他的母親瑪麗·亞頓是個農家女子，他的父親是個屠戶，而又是小商人，曾在一個時候，做過村裏的執行吏。斯德拉福當時有所極小的中學，莎士比亞也許在這中學裏讀過幾年書。他的父親常和人家打官司，到他十四歲時候，他的父親因爲欠了別人的債，被捉到官廳裏去，或許他就在這時期輟學，離開學校，出去做工。當他十八歲時，他和一個農家女子安·哈德慧結婚，她的年齡比他要大八歲。在二十三歲時，莎士比亞就帶著仍舊欠債的父親和他自己的三個嗷嗷待哺的子女，離開了他的故鄉，向人生的自新的正路上去奮鬥了。

他自斯德拉福搬到倫敦，是從孤寂的鄉下來到擁擠的熱鬧城市中來，也可說從美麗的鄉村景色中出來，走到污濁的街道上，也可說是從天真純樸的鄉下人的羣中出來，走進求名逐利的人們的隊伍裏。他爲什麼要走的呢？這倒是很可思索的事。也許是他要找尋工作做，也許像小孩子跟著馬戲班那樣，他跟著一羣戲子而來的，也許是偷了別人的東西，被人逐出斯德拉福的——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大家現在都還弄不明

白。不過，他的離開故鄉，在最顯明的解釋，是他受了舞臺的誘引所致的；因為他好像一出來，就注意戲院，而在戲院中不久便得到他的地位，並不是由於機會而得，也不是取巧於計策，的確有他相當的本能。當時，英國全國差不多都是戲劇迷，對於舞臺都是心往神移的，而莎士比亞尤專心於戲劇，並用方法以求更進一步。

當然，開始的時候，他只能扮飾無關緊要的小角色，但他不久便學會了許多舞臺上的「門檻」，能知道觀衆的興趣。所以他初步的戲劇工作，是校正舊劇，加些穿插或背景進去，迎合那些淺薄的觀衆們罷了。後來，他和其他的戲劇作家在一塊合作，如麗麗比爾，以及馬羅威等。最後，他自己單獨創作，那時他已全學會了，當他的「露迷欲和主麗特」和「仲夏夜之夢」一出世，在英國便宣告突然地產生了一位偉大的詩人和戲劇家。

莎士比亞在倫敦的生活的試驗時期，顯然的是康健、快樂而有熱情的時期，這個時期給他的是成功。此後接著來的，卻是憂鬱悲愁的時期，並且除掉憂鬱悲愁之外，還加上一種別的苦痛。至於怎樣才會有如此極大的變動呢？倒也是個頗費思攷的事。第一個猜度是莎士比亞對於當時舞臺上的許多低級的觀念和趣味，極其憎厭，這我們可以從他的小詩中看出來，他的那些小詩反映出他對於戲院和擠滿其中的無禮貌的羣衆的厭惡；另外還有一個對於他之所以憂鬱悲愁的猜度，有些和他交情很好的貴族，平時常常在金錢方面幫助他的，他的許多詩也都是獻給這些人的。後來這些人的命途多舛，他便不自禁地消沉抑鬱了。他的這些有權力的朋友的命運，變得最壞的，如愛薩克斯子爵，因叛國而處斬，潘卜羅克充軍海外，蕭生浦登雄圖未逞，賽志以終埋葬於倫敦塔下。莎士比亞以前曾和這些人共享過安樂，到這時，也許分嚐他們的悲哀。後世還有些批評家說，莎士比亞親自參預愛薩克斯瘋狂的叛變。

他到底爲什麼而悲愁抑鬱，我們且不要去問吧，總之，到了這時期，他在作品中顯示出來，他已不再以那「手人明澈的眼睛去看人世了。所以這時期，他所寫作的都是些悲劇，如「李翁王」，「麥克白」，「黃」，「大將」等；其中的主角，沒有一個是稍有希望，稍有幸運的人物，都是「命運」。

孤立無援的人。

這樣可怕的心境，在倫敦是找不到方法補救了。而且我們這位偉大的詩人，在這大城市中，既曾光榮顯耀過一時，現在也漸見厭倦了，對於舞臺也頗憎厭，終於在倫敦住了二十四年（大約從一五八七年到一六一一年止）後，賣掉他在戲院中的利益，拍去他腳上黏著倫敦的灰塵，隨著他的歸心，回到斯德拉福來了。回來後，他恢復了鄉村紳士的生活，和平與寧靜重新來到他的眼前。歸隱之後，他寫作是比較以前少些。不過，這最後時期中寫成的有幾篇作品，如「辛貝林」，「冬天的故事」和「澎湃的風潮」，卻是他作品中最最成熟的結晶啦。

隱居了幾年，我們這位大詩人，不幸在他中年的時候即與世長辭了。他的死期是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死後葬在斯德拉福教區的教堂中。他的作品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仍為世人傳誦，不受時間和地域的牽制，但是他自己對於這些傳誦至今的作品，卻並不關心，也從未去收集成秩，印行問世。因為他的作品，是表現各種典型人物和思想，都極優美的，所以後世的人很不容易從這些作品中，斷定他自己的為人。不過，假使我們說出「溫和的莎翁」這幾個字時，誰都不致於不同意吧。

關於他的作品和牠們的美妙，我想，現在可以不必去多說，我相信，讀者們將來總有一天知道的。

楊鎮華。二十二年五月十三夜。

小引

關於莎翁，我們在前面已講過了。但是這本書並不是莎翁的原作，所以我們如果要說到本書的作者，便不得不另外再提兩個人。現在就讓我們先來講講他們的事情吧。

歷來的天才，大半不是瘋癲，便是癡狂——當然瘋或狂到相當的程度，決不是平常瘋子或狂人可比。本書的作者便是兩個瘋狂的人。他們是姊弟倆，姊姊的名字叫瑪利·蘭姆，弟弟的名字叫查理·蘭姆。他們間的手足之情非常愛好。姊姊終身不嫁，弟弟也終身未娶，姊弟兩人在一起過著他們獨身的生活。

瑪利生於一七六四年，查理生於一七七五年。他們的家住在熱鬧的倫敦。查理對於倫敦的熱鬧，卻頗愛好，幾乎不能須臾稍離，因為他雖則性情靜寂，卻不愛好鄉村的自然景色，又不善於交際，因此，他後來的生活頗為簡單。幼時受教育於基督醫院，與詩人柯勒里芝同學，兩人從幼小時締交，成為終身的莫逆。他家境清寒，十五歲時，查理·蘭姆便輟學就事，分擔著家庭的重負。起初他在南海公司當司書，後來轉入東印度公司。司書的生活，他過了三十三年之久。他開始寫作時，已是中年了。寫作的目的，當時只為自己所入有限，寫點稿子，收點「外款」，維持年老病弱的父母而已。他的姊姊呢，則在家裏做些女紅，幫助他維持全家的生活。在這三十三年的司書生活中，查理在倫敦時，可分為三部份，除此以外，差不多可說整個的倫敦都和他沒有相干。就在這三個地方，他得到他的安慰和工作。第一，是他的家庭；第二，是辦事的公司；第三，是他的家和辦事處間的街道。在家裏，他有親愛的姊姊，和他一起讀書，消磨沉悶的黃昏；後來他姊姊發瘋了，這些共讀的黃昏便又消磨於看護的工作裏。在公司裏辦事，他克盡心力，賺得生活必需的金錢。而住家和公司間的熱鬧街道，又給他以極大的好處。因為在那街上湧沸翻騰著的，是人間生活的高潮，這高潮給查理以文學上的影響很多，我們如去讀他的「伊理小語」(Essays of Elia)就可知道。

一七九六年，我們這位查理，忽然地發狂了，於是被人送入瘋人院裏，在那裏關了六個星期，然後出來。然而，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查理的瘋狂愈後，九月間，姊姊瑪利又忽然瘋起來了，甚至在瘋狂中，闖下了一場大禍，以小刀刺死了他們的母親。後來，瑪利雖也醫治好了，但瘋狂卻在她身上生了根，時發時愈，莫可奈何。幸而查理以後不再發瘋，還可以照顧他可憐的姊姊。所以平常姊姊精神清醒時，姊姊倆雲窗共讀，或一起寫作，病來了，弟弟含淚送姊姊往瘋人院中去。

查理後來文名漸盛，東印度公司也就給他一筆每年四百四十一鎊的養老金，當然，這並不全是爲他的文名的緣故，他辦事勤謹也有以致之的。然而，奇怪得很，他得到養老金後，不必做事了，原可多多努力於文學上的事業，不料文章反而少寫，並且寫出來的，反不及以前忙裏偷閒中寫出來的作品。到了一八三四年，查理·蘭姆便和他可憐的姊姊與世長辭。瑪利呢，再過十三年，也就追隨她的弟弟於地下去了。

講完這兩位姊弟的生平，且讓我們來講一講寫這書的情形吧。這本沙氏樂府本事，在兒童文學中，佔有很高的地位，不必說那是故事和文筆的好處。沙氏樂府本事，共有二十篇，我譯出的僅是仲夏夜之夢、冬天的故事，隨你歡喜。威尼斯商人、辛貝林、麥克俾斯、潑婦的馴服等七篇；其他的十三篇，爲張由紀先生所譯。這二十篇中，瑪利寫了十四篇，除一篇潘利烈外，都是喜劇的故事。查理只寫了六篇悲劇的故事。這是因爲姊姊瑪利特具寫兒童文學書的天才的緣故。這書是一八〇七年出版的，也是使查理·蘭姆成名的第一本書。此後，他們姊弟倆合作的書，還有李西斯脫太太的學校、小孩子們的詩等。

他們寫此書時，在一八〇六年，住在倫敦四法院之一的中院。在那年給一個朋友的信中，瑪利·蘭姆說過戲劇、小說、詩歌和一各色各樣這一類蒸氣般的計劃，盤旋於我的腦際。一結果，我們在查理於五月十日寫給朋友的信中，便看見他說瑪利已寫完成六個故事了：澎湃的風潮、冬天的故事、仲夏夜之夢、無爲的煩惱、佛龍耐的兩個紳士和辛貝林。而威尼斯商人也已在預備中。查理自己也寫完了伍守樂和麥克俾斯，他還說他要把所有的莎翁悲劇都寫成故事。

我們再看看瑪利講到寫這些故事時的情形吧。她說：「你會很歡喜看著我們呢，我們常常坐在一張桌上寫作（但是不坐在同一個椅墊上的），好像仲夏夜之夢裏的海米亞和海倫娜，或者不如說，像一個老文人大貝和喬安；我呢，聞聞鼻煙，他呢，總不住地在喃喃，說他一點也做不出，他說一點也做不出，一直說到做完了才止，這時他才發見自己已做了一點出來啦。」

查理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又說：「瑪利緊緊地固執著善有善果的一篇，她埋怨著說：『戴著男孩子的外表的女性的人物太多了。』她開始以爲莎士比亞一定缺少想像力哪！我呢，爲鼓勵她起見（因爲在進行她偉大的工作時，常常要氣餒下去的），便告訴她這樣一個劇本的確是做得極好，藉以和她高興。但是她卻固執著，所以我便不得不答應幫助她。要幫助她，我就非放下了我的煙不可啦。」後來，瑪利在一封信中告訴她的友人說：「查理已把我告訴你那篇使我頭痛的故事，讀過了一遍，他以爲這篇寫得最最好；這篇故事就是善有善果啊。」最後，查理在一八〇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寫信告訴當時的詩人華滋華斯說：「今天我們寫完了莎士樂府本事，我們覺得她寫的以一篇潘利烈爲最好，我的，以伍守樂最好；不過我希望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些好處。」

楊鎮華。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目次

澎湃的風潮	一
仲夏夜之夢	一二
冬天的故事	二三
無爲的煩惱	三三
隨你歡喜	四四
佛龍耐的兩個紳士	五八
威尼斯商人	七〇
辛貝林	八二
李爺王	九四
麥克俾斯	一〇七
善有善果	一一七
發婦的馴服	一二七
一幕錯誤百出的喜劇	一三六
計中計	一四八
第十二夜或作「你將如何」	一六〇
雅典的一位豪客	一七一
露迷欲和主麗特	一八二

目次

一

丹麥的太子——漢樓氏·····	一九六
伍守樂將軍·····	二〇八
太爾地方的潘利烈王·····	二一九

澎湃的風潮

海中有一個某某島，居民中祇有一個年老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潘魯士，他的女兒名叫密蘭大，是一個美麗嬌柔的少女。她到這個島上來的時候年齡太輕了，所以除了看到自己父親的面孔以外，在她小時候所看過別人的面孔，她再也不能記得。

他們住在一個石鑿的小洞之內，屋內分成幾間房子，一間是潘氏的書室，藏著許多關於妖術的書籍，這種學問在當時極為一般讀者所愛學，且潘氏也以為這種學問於己大有裨益；在這個島上，以前被一個女巫名叫賽可辣，施過一種妖術的，當潘氏未到本島之前，她卻死去了，自從潘氏因故飄入該島以後，潘氏便用了他的法術把許多善鬼釋放了，因為這般好鬼曾經違抗著去執行那賽可辣萬惡的命令，所以都被她監禁在大樹的樹幹內。現在這般好鬼都服從潘氏的命令了。其中的領袖叫做愛麗兒。

活潑的小幽靈愛麗兒，除了喜歡去擾弄一個醜陋的妖怪叫做蓋里本之外，一些沒有害人的天性，因為蓋里本是他仇人的兒子，所以愛麗兒非常仇恨他。這個蓋里本是潘氏在樹林裏所尋到的，他真是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與人類的形狀實在不同，倒像一隻猴子。潘氏就將他帶到家裏，教他說話。潘氏本想待他好些，但是因為蓋里本受著他母親不好的遺傳性，所以不能讓他去學一些好而有用的事情，他祇得被僱為傭，去搬木頭，操作些苦力的事情。愛麗兒有權去逼迫他做這種事情的呀。

當蓋里本工作貪懶或忽略的時候，愛麗兒（除了潘氏能够看見以外，別人是看不見他的）就會很狡猾的去捉弄他，有時將他傾倒在污泥裏，有時變成了一隻猴子向他揶揄，或變成了一隻刺蝟，躺在蓋里本傾倒的地方，蓋里本最怕刺蝟的尖刺，刺他赤著的足。當他忽略著潘氏所命他做的事情，愛麗兒就用著種種的奸計，時常去捉弄他。

潘氏既有了這班很有能力的鬼，他就借著他們的力量，興著海中的風和浪。這班有能力的鬼，總是依著潘氏的命令，起了一個極兇惡的風浪，在風浪之中，潘氏指點給他的女兒看著一隻時時刻刻恐怖著將被吞下的船，他並且告訴她，船中間滿載著同他們一樣的生靈。「喔！我的爸爸，」他的女兒道，「倘使你用你的法術，起了這種可怕的風浪，你也該憐惜著他們悲愁的痛苦。你看呀！這隻船快要撞成碎塊了。呀！可憐的生命！他們都要死了。倘使我有能力的話，我要將此海沉沒到地面之下，那麼比你將這羣可貴的生靈，和這隻船，被你毀壞要好得多了。」

潘氏說：「密蘭大，你不必這樣的驚慌，這隻船決不會受到損傷，我早已吩咐定當，不准他們讓船上的人受到一些損傷。親愛的女兒，我所以有這樣的舉動，都是爲著你呀。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對於我呢，你也不能十分明瞭，但是我是你的父親，住在這個可憐的洞裏的，你能不能記著在你未到此洞之前的事情？我想，你決不能夠了，因爲你到此島的時候還不滿三歲哩。」

密蘭大答道：「爸爸，我自然能夠的呀。」

潘氏問道：「那末是什麼事情，是不是另外再有房子或者再有旁的人嗎？我的乖孩兒，將你所能記得的，告訴我聽聽。」

密蘭大說道：「回想起來，真像做夢一樣，是不是從前有四五個婦人侍候著我的麼？」

潘氏說：「有的，再有哪些呢？何以這種事情尙能記在你的心裏，你能記得嗎？你如何會到這個島上來的？」

密蘭大說：「父親，我不能夠了，我再不能記起別的事情了。」

潘氏繼續說道：「密蘭大，十二年之前我是一個未蘭地方的公爵，你是公主，並且你是我的唯一的後嗣。我有一個弟弟，名叫安東尼，我對他萬事都信託著，我退職閒居的時候，或埋首讀書的時候，我常常將國家政權，付與汝叔代理，他就是我虛僞的弟弟（因爲他已經證實了。）我對於世務漫不處理，只知天天埋首攻書，將我全部份的光陰專事修心養志，所以我的弟弟有了我的權勢，就居然自以爲真公爵了。我給他這樣的好

機會使他同我的人民很接近，誰就知道就觸動了他的劣根性與驕傲的野心，竟然來篡奪我公爵的地位；這舉動不久就成功了，因為他受到了拿頗利王的幫助，他就成爲一個很有勢力的人物，而爲我的仇敵了。」

密蘭大說：「這樣說來，他們爲什麼在當時間就不破壞我們呢？」

他父親答道：「我的兒呀，他們不敢有這種舉動的，因爲人民都愛護著我呀。安東尼有一次將我們領上船去，當我們在海中，離岸數哩的時候，他就逼迫我們到一隻小船上，船中一些沒有應用的物件，沒有帆蓬，也沒有桅檣，叫我們孤零的小舟飄蕩海洋中，他就棄而離開他去，他以爲我們此番必定要死亡在這隻船裏了。但是有一個在我朝內任職的忠臣，名叫孔士樂，他愛著我，在船裏邊很祕密的替我們設法了喝的水，吃的糧食，穿的衣服，和我幾本稱贊得比國家還重的書籍。」

密蘭大說道：「啊，父親呀，那末我累著你了！」

潘氏說道：「你並沒有連累我，我的愛女，因爲你是個可愛的孩子，因此足以使我保全著生命。一看到你天真爛漫的嬌笑，真使我忘卻那不幸的遭遇。當我們到這荒島的時候，船上的糧食也剛剛吃完了，此後我最有趣的生活，就是教你學著各種事情。密蘭大，你對於我的教授得到益處不少了。」

密蘭大說道：「親愛的父親呀！上帝也十分感謝你了。現在我請求你把理由告訴我，你爲什麼要掀起這個風浪呢？」

她的父親說道：「你聽著，我所以起這個風浪，就是要使我的仇人拿頗利的王帝，同我暴虐的弟弟，都要衝到這島的岸上來。」

潘氏如此這般的講了以後，他就用了他的魔術棍，在他女兒的身上，輕輕的一觸，她就睡熟了；這是因爲愛麗兒剛巧要跑到他主人的面前來，敘述如何播弄風浪的情形，如何對待船上的人們。密蘭大雖然向來看不出這般鬼的，但是潘氏很不願意使他的女兒見著他向天空說話。

潘氏對愛麗兒魔鬼說道：「你好勇敢呀，但是你的工作已經怎樣的處置了呢？」

愛麗兒就形容盡緻地敘述著作風作浪的情形，和水手如何的恐怖，王帝的兒子佛定那第一個怎樣地跳到海裏，他父親以爲他的兒子被浪吞去了。愛麗兒說道：「但是他很平安的袖了手坐在一個島角裏，很悲傷他的父親，他以爲他一定落海溺死的了。但是他並沒有損傷著頭上的一髮呢，身上的衣服雖然被水浸溼了，看上去倒似乎更有光采了。」

潘氏說道：「這真是我可愛的愛麗兒，請你領他們到這裏來吧！我的女兒要看看這個王太子。王帝與我的弟弟都在那裏。」

愛麗兒說道：「我隨便他們去找覓著佛定那，他們以爲要尋到王太子祇有一線的希望了，因爲他們以爲看他溺死的。至於船上的水手，也沒有一個失落；他們個個都以爲祇有他一人得救，那隻船，雖然他們沒有看見，但是很安穩的在海口裏停著。」

潘氏說道：「愛麗兒，你的責任已很忠心的告竣了，但是還有一些工作哩。」

愛麗兒說道：「還有工作麼？主人，讓我來回想回想吧，你不是答應恢復我的自由麼？請你注意我所辦的事情，都是很有價值，從不說謊，也不做錯，使你也一些沒有怨言恨語。」

潘氏說道：「現在就這樣了！你卻不記著我如何救出你的痛苦，你忘了那個萬惡女巫賽可辣了麼？她的凶惡是這樣厲害，她生在那裏的，你說給我聽吧。」

愛麗兒說道：「先生，她生在阿爾及爾地方的。」

潘氏說道：「她祇不過是這樣麼？讓我來告訴你當時所處的環境，我以爲這種事情你決定記不起來了。這可惡的女巫賽可辣，因爲妖術太爲驚人聽聞，所以被阿爾及爾人驅逐了出來，被水手丟棄在這裏；因爲你太戲弄著執行她的命令，她就給你關在樹裏，因此我找到你在那裏痛哭。你要記得，你哭得太慘了，我就釋放你的。」

愛麗兒似乎覺得自己是忘恩負義，很慚愧的說道：「親愛的主人，請寬恕我，我願意服從你的命令了。」

潘氏說道：「這樣做了以後，我必定命你恢復自由。」潘氏於是吩咐著再叫他做些事情；愛麗兒立刻就去了，他先到佛定那的地方，看見他仍坐在草地之上，現著一種依舊很悲傷的狀態。

愛麗兒看著他的時候，說道：「喔，漂亮的少年，我立刻要帶你走了。我想，我應該把你帶走，因為姑娘要看你這樣美麗的人呢，先生，請你跟我來罷。」於是他開始唱著歌：

「正尋之下，你的父親在那裏睡著：

珊瑚都變成了他的骨格，

珍珠都變成了他的眼珠，

他的一切都沒有凋謝，

但是受到了滄海的變幻，

卻成了權貴和異怪。

海神時刻地撞著他的殯葬之鐘：

呀！現在我聽著了——叮鏗，鐘兒響了。」

太子聽著了他父親的很奇怪的消息，就觸醒了他正患的迷朦病，於是他就起來跟著愛麗兒的奇怪聲音走著，直走到了潘氏與密蘭大等候著的地方，這個時候密蘭大坐在大樹蔭之下，卻說密蘭大除他的父親之外，從沒有見過別的人了。

潘氏說道：「密蘭大，告訴我你在那邊看的是些什麼。」

密蘭大很大驚小怪地說道：「啊！父呀！這一定是個鬼了。父親！這個到底是什麼呀！父親，你信任我罷，他真是一個好看的生靈，他到底是不是一個鬼啊！」

他父親答道：「女兒，他並不是鬼，他會吃東西，睡覺，並且也有知覺，同我們完全一樣。現在你看見的少年就是那隻船中的人。他的容貌已被憂愁所改變了，否則你必定要叫他是美少年。他失掉了同伴，現在正在四

處的找尋哩。」

密蘭大以爲人們都同她父親一般，都是有莊重而憂愁的面孔，有灰色的鬚鬢，所以她十分的喜歡看看這個美麗年輕的王太子的面貌了；至於佛定那在此荒漠之中，並且他又聽見很奇怪的聲音，見了這個可愛的姑娘，所以他一些不希望什麼，一個人只是在那裏奇怪，他想一定到了妖魔的島上來了，密蘭大必定是此地的仙女，因此他就開口向她說話了。

她很羞怯的告訴他，她並不是仙女，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女子，當潘氏阻止她說話的時候，她就想敘述自己的事情給他聽了。潘氏十分的喜歡，因爲他很明白的見著他們，他們倆已經互相的傾愛了，一見之後，就跌入情網了；但潘氏因爲要試試佛定那的愛是否有恆心的，所以他就決心在他們愛的路上，施些困難的事情，磨折著他們，因此他就進行他的計策了，於是他就很神氣的向佛定那說了，他便誣他到這個島上來的用意是做偵探的，想將此島的主權佔據去。「來呀，」潘氏說著，「我要將你的手足網起來，你須飲海水，吃蛤子，再須吃凋殘的樹根，與橡樹皮。」佛定那說：「使不得，我反對這種待遇，除非我的仇敵比我厲害，」他於是就抽出他的劍來；但是潘氏將術杖一搖，就弄得佛定那站在那裏沒有能力動彈了。

密蘭大牽著她的父親說道：「你爲什麼這樣的不客氣呢？請你放些憐恤心罷，父親，我可以做他的擔保。我自從和人見面以來，他不過是第二個人，他對於我，似乎是一個忠實的人。」

她的父親答道：「不要多說，如其再發一言，我就要責罵你了。什麼！你想替欺騙者做辯護人麼？你以爲除了他與蓋里本之外，就沒有有人可以比這個美麗的人了麼？我告訴著你，你這不懂事的女兒，勝過他的人正多著哩，他們正如佛定那比蓋里本的貌美一樣呢。」他說這句話，不過是想試試他女兒的愛是否堅定的，密蘭大答道：「我的愛他早已愛得很深刻了，我也不想再見較好的人了。」

潘氏對王子說道：「跟我來罷，少年，你已經沒有能力反抗我了。」

佛定那答道：「我眞不能夠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抵抗力都被幻術搶奪了。但是他很奇怪著，何以

他就被潘氏逼了服從他的命令；他回頭來看著密蘭大，直到他走得看不見了才不看，當他跟著潘氏走到洞去的時候，他說道：「我的精神都被束縛住了，真像做夢一樣；這個人的威脅與我所感覺身體的軟弱，又似乎不是做夢，我若使有一日出了獄，那麼，我必須爭得這個美女。」

潘氏把佛定那幽禁在洞裏，不多時，他就令他出來去做苦工，故意的使他女兒知道這種費力的事情，已經命他去做了，於是他就假作著仍去讀書，其實他很祕密的窺看著他們兩個人。

潘氏命佛定那去推很重的木頭，但是王太子實在做不慣這等費力的事情，密蘭大就立刻去找他的愛人，知道他疲勞得幾乎要死了。她說道：「可憐呀！不要這樣勞力操作了；我的父親正在那裏讀書了，這三個鐘點，他是幽靜的，請你自己休息著吧。」

佛定那說道：「我親愛的姑娘，我實在不敢，我必須在休息之前將一切的工作都完全做定。」

密蘭大說：「倘使你坐下來休息休息，我可以替你搬一會木頭。」但是佛定那決不肯同意，密蘭大去幫他的忙，其實反而加了一種阻礙，因為他們開始很長的談話了，所以搬木的工作也就十分的遲慢起來了。

潘氏所以命佛定那做苦工的原因，無非是試試他的愛情，所以他也並非真的在那裏讀書，確如他的女兒所料想，實則潘氏用了隱身法正立在他們的面前，聽著他們的談話。

佛定那問她的名字，她就告訴了他，並且說，她這樣的行為是違背了她父親的命令呢。

潘氏微微的笑著她女兒第一次的抗命，但是這種行為，都是他自己用了魔術使他女兒迅速的陷於情網之中，所以他並不發怒，因他女兒表示愛情而忘卻了他的命令。所以他仍就很喜歡地聽佛定那的談話，在這些談話裏，他表示著愛她的熱情高出於他所見的女子。

因為佛定那稱贊她的美麗，比世界上的女子都來得好看，密蘭大就說道：「我實在不能記憶著別個婦女的面孔，並且我也沒見過別的男人的面孔，除了你和我父親之外，是否面貌都是長方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請你信任我，我愛，我必不在世上再去尋第二個伴侶了，祇有你一人，我的腦海中印像也，祇有一個你了，但是，

我愛，我對你說得太爽直了，對於我父親的教訓，竟完全忘懷了。」

對於這個行爲，潘氏微笑地點著頭，似乎說：「這個很對，並且是我所希望的；我的女兒將爲拿頗利的王后了。」

於是佛定那又繼續他很長，很風雅的談話（因爲王子所談的話都是引經舉典的；）他告訴這天真爛漫的密蘭大說，他是拿頗利地方繼承王位的後嗣，要求密蘭大爲他的王后。

她答道：「啊，我愛，我的喜歡真要我感激涕淋了，我須很明白地，很真心地答覆你，我必定是你的妻子，倘使你真的與我結婚。」

此時潘氏就將身子現出來了，在他們倆的面前，阻止佛定那向著密蘭大的道謝。

潘氏說道：「兒呀，不要害怕，我已聽見你們所說的話了，並且可以同意你們所說的話。但是佛定那，雖然我待你很苛刻，我確已將女兒給了你，當作很豐富的謝罪禮物。我所以加在你身上的一切煩惱，不過是試試你的愛情而已，現在你已從容地受試了。你可以娶我的女兒，作爲賜給你的禮物，這個也可說是由你真的愛情所求獲的結果，你不要說我自誇，她真是比一切婦人都要好些。」於是潘氏告訴著他們，他還有些事情必須要在場，希望他們倆坐在這裏談話等著他回來；對於這種吩咐，密蘭大似乎也不加反對。

當潘氏離開了他們，他就召著他的愛麗兒，愛麗兒便很快的現在他的眼前，很鄭重的敘述著他對於潘氏的弟弟與拿頗利王所做的種種工作。愛麗兒說他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幾乎要嚇得知覺也沒有了。當他們奔走走得疲乏了，餓得想吃東西的時候，愛麗兒就突然之間設下一桌很豐盛的筵席，但是當他們想吃的時候，他就變成了一隻鳥身女面的東西，牠是一只有翅貪食的怪物，現在他們的面前，並且這酒席也不見了。當他們十分驚奇的時候，那似乎像鳥身女面的東西，向著他們說話了，牠重提著他們暴虐的行爲，說他們把潘氏驅逐國境，把他父女兩人逼死在海裏；可以說，爲了這個緣故，他們的恐怖之心，格外要受著痛苦的刺激了。此處拿頗利王與可惡的弟弟安東尼，都十分懊悔以前對付潘氏所做的行爲，是不公正的，所以愛麗兒

告訴他的主人，他們的悔悟是懇切的，因此愛麗兒雖然是個鬼，也就十分地憐惜他們起來了。

潘氏說道：「愛麗兒，既然如此，你去帶他們到這裏來罷，你是個幽靈，尚且憐恤他們的淒慘，何況我本來也是同他們一樣的人類，對他們豈可無惻隱之心麼？快些帶他們到這裏來罷，可愛的愛麗兒。」

不多時候，愛麗兒就帶著王帝與安東尼並他們隊裏的孔士樂一塊兒回來了，他們都跟著愛麗兒，跟著他在空中所發出的樂聲，走向潘氏的面前。去。孔士樂就是當年替潘氏預備書籍和糧食的好人。安東尼以為潘氏必死於海中的空船上，當潘氏可惡的弟弟丟棄他們的時候。

他們已不能認識潘氏的模樣了，因為他們的知覺，已為恐懼和憂愁罩住了。潘氏就自己先跑到慈愛而年老的孔士樂那裏去，叫著他是救命之人，於是國王與他的弟弟纔曉得，他就是被害的潘魯士。

此時安東尼眼淚雙流，說著很傷心的話，很懇切的懊悔著當年的錯處，哀求著他哥哥的寬恕，國王也就十分悔恨著，昔時不當助安東尼做這種事情。潘氏很慷慨的都宥恕了他們，在他們一方面，國王也就恢復了他的公爵地位。潘氏對拿頗利王說道：「我也有一個禮物送給你哩！」於是將門打開，指點給他看著他的兒子佛定，那與密蘭大正在下棋。

在這個出於意外重逢的相見裏面，他們父子的快樂真是沒有再比較牠快樂些的了，因為他們各人都互相想著他一定被風浪所溺死了。密蘭大說道：「好奇怪呀！何以這等生靈都如此的神氣呀！我可以斷定了，他們必定都是住在神仙世界的。」

拿頗利王也非常奇怪著，當他看見了密蘭大如此清秀嬌柔，他的心理也像他的兒子初見她的時候一樣了。他說道：「這位姑娘是誰啊？她似乎是仙女了，或者就是使我們分離的人，使我們復聚的主宰罷。」佛定那笑著他父親，也同樣的弄錯了，像他自己看見了密蘭大的時候的情形一般，於是他答道：「她也是普通的人，但是受了上帝的恩賜，她已是我的了，我已經選擇她做我的妻子，當時我不能請求著你的同意，因為我想你或者已經不在人世了。她是潘魯士的女兒，潘氏是米蘭的公爵，對於他的大名，我早已熟聞了。但是從來未